

剿而不灭，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当地根基深厚。《菲律宾问询者报》透露，阿布沙耶夫组织通常在落后山区扎根，并以金钱开路，收买人心。菲总统府发言人哈里·罗克称，以棉兰老地区为例，阿布沙耶夫组织通常对被招揽人的父母预支7万比索当“订金”，随后每月还会支付3万比索“月薪”，而当地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1.1万比索。另外，每杀死一名军人，还能获得1万比索“奖金”。丰厚的报酬对贫困的山民具有诱惑，一些人铤而走险，加入阿布沙耶夫组织，他们拿起枪就是武装分子，放下枪就是老百姓，让政府军无法分辨，很难进行有效的围剿。

警惕新一轮“极化”

俄新社称，随着“伊斯兰国”在中东节节败退，它的新战略是安排麾下的外籍极端分子返回母国，宣传极端思想，继续兴风作浪。以菲律宾为例，2017年马拉维恐怖袭击中，就发现数十名从叙利亚归来的“伊斯兰国”分子，菲军也发现了来自沙特、也门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国的恐怖分子，证明“伊斯兰国”组织中的部分外籍分子正在向菲律宾分流。“可以预见，如果‘伊斯兰国’势力向亚洲腹地扩散，必将给当地极端组织注入强心剂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国家发生恐怖袭击的风

险将大幅增加。”卢夫赖斯说。“类似马拉维事件那样的大规模有组织袭击可能不会太多，但各种‘独狼’式袭击将更加猖獗。反恐力量本就薄弱的部分亚洲国家或将面临更严峻考验。”

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家托马·皮埃雷看来，“伊斯兰国”这一轮在亚洲的扩张，并不像2014年“建国”时那般耀武扬威，“当时巴格达迪集团拥有辉煌的战绩和财富去炫耀，有现成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去煽动追随者，可如今他们无法再吸引很多人，毕竟一个被打败的组织无法令人憧憬”。但对“伊斯兰国”头目来说这不重要，“他们从来不从吸引力的角度想政治，他们考虑的是极化，对他们而言，最根本的问题是知道如何才能在各族群间制造、加剧或利用对立形势”。

皮埃雷担忧地说，历史上，“伊斯兰国”第一轮崛起，始于2003年袭击一处伊拉克什叶派陵墓，他们希望什叶派民兵能屠杀逊尼派作为报复。这一幕确实发生了。“伊斯兰国”给伊拉克逊尼派制造威胁，让相当一批逊尼派不得不加入自己。

“该组织受不受爱戴不要紧，只要能制造矛盾就行，他们在欧洲、在亚洲、在非洲发动的恐怖袭击目的类似，就是让不同宗教、不同民族彼此对立。”在当前形势下，“伊斯兰国”只需要等下一波极化，该组织可以利用自己在伊拉克和叙利

亚的领土统治记忆来进行宣传。

换言之，面对“伊斯兰国”威胁进一步国际化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，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。此前，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呈现不少问题。相关机制不能对恐怖主义威胁做出正确评估，一些成员国低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，不愿积极参与全球层面上的恐怖主义治理。在治理观念上，因为价值观念、战略偏好、威胁程度等方面的差异，不同的治理机制存在不同认识。有的认为，建立民主国家是防止恐怖主义的最佳途径，以此为由进行政权更迭；有的宣扬或认同“宗教恐惧症”，以反恐为名进行宗教歧视；有的地区性国际组织，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等，则主张不能以反恐为由侵犯他国主权，强调在反恐过程中尊重国际法和他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，谨慎甚至回避使用军事反恐手段。这些问题，无疑加大了国际反恐的难度。

鉴于此，国际社会必须深化对于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，抛弃以邻为壑的侥幸心理，摒弃以“反恐”为名行“单边主义”“干涉主义”的政治目的，通力协作，构建起国际反恐合作统一战线。

事实上，根除“伊斯兰国”等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，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。带着国家利益的“有色眼镜”去反对恐怖主义，势必会导致在反恐问题上奉行“双重标准”，破坏国际反恐联盟的团结合作。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越反越恐。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，不留死角地与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做斗争，才能让恐怖主义无所遁形。■

面对“伊斯兰国”威胁进一步国际化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，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。